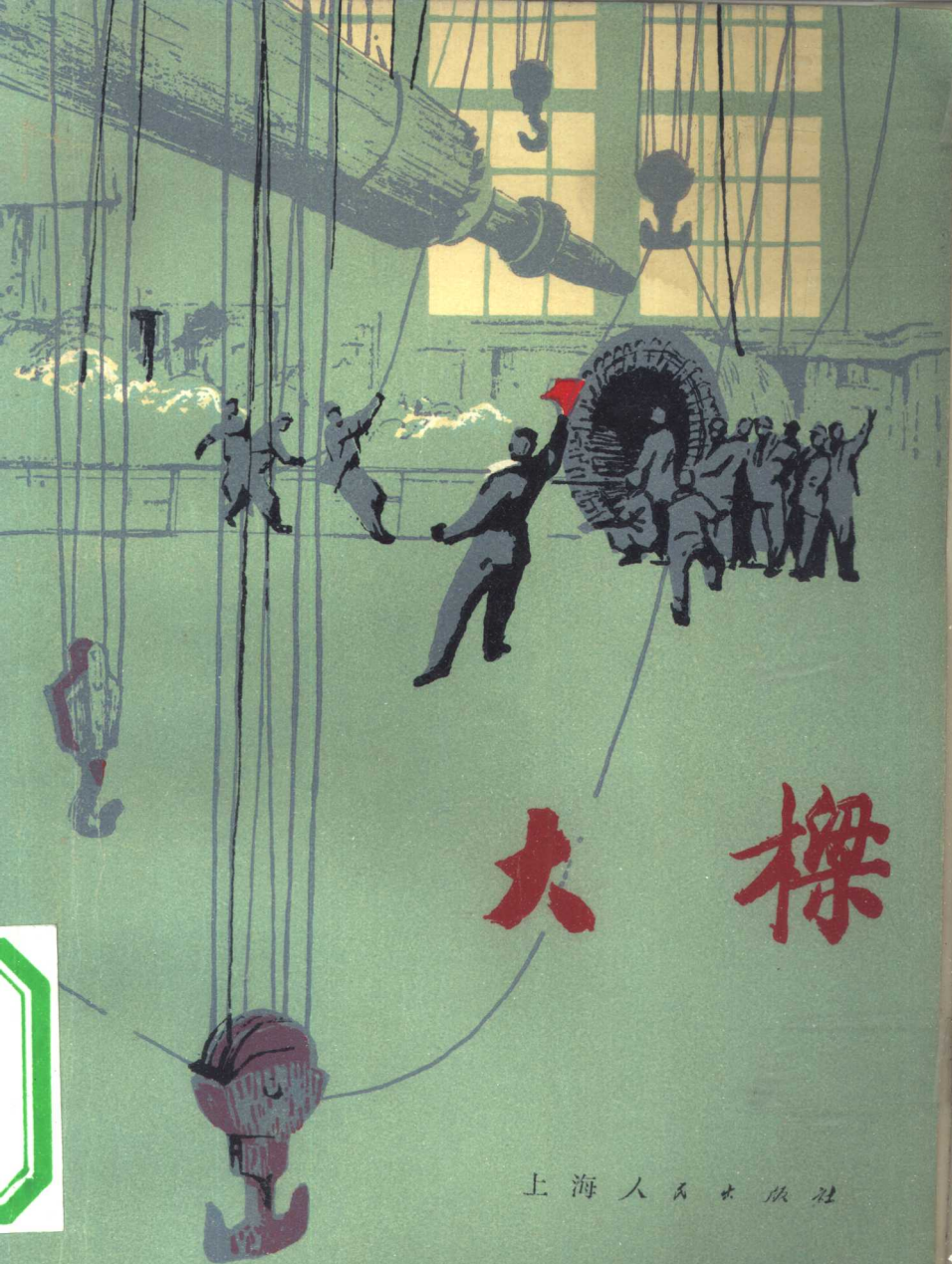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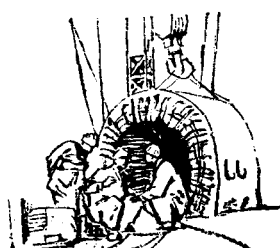




上海人民出版社

大 樑

上海电机厂《大樑》创作组



上海人民出版社

大 樑

上海电机厂《大樑》创作组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海峰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5 字数 130,000

1974年10月第1版 197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00

统一书号: 10171·357 定价: 0.36元

毛主席语录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工业战线上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中篇小说。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东海电机厂出现一片繁荣景象。以车间支部书记梁东为代表的先进人物，坚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在试制新型发电机的过程中，与复旧倒退势力及暗藏的阶级敌人，展开了尖锐复杂的斗争。小说展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业战线上仍然存在前进与倒退、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

作品反映了工人阶级崭新的精神面貌，歌颂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新生事物，批判了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思想，塑造了新干部梁东、工人技术员凌芳及周飞、陶志毅等光辉形象。作品结构紧凑，文字朴素，具有一定的艺术特色。

凌芳“哗——”一下拉开窗帘，一道乳白色的晨光射到窗边的小书桌上。书桌上斜放着一块比桌面还大的制图板，靠窗的一边整整齐齐地堆着两叠书，书旁躺着一束亮晶晶的圆规、鸭嘴笔和计算尺。另一边，小台灯伸出弯弯的长头颈，好象在俯视着桌面上的东西：这是张画得密密麻麻的图纸。凌芳又砰地推开窗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海风带来的新鲜空气。虽然昨晚她只打了个瞌睡，但她的脸颊还是红喷喷的，劲头还是虎生生的。年轻人哪在乎少睡点觉！她望着窗外的小松树，望着远处雄伟的海堤，舒畅地抬起手理了理耳边的短发。她那明亮的大眼睛不由自主地移到桌面的图纸上来，看了一会，她抿着的嘴唇咧开了，露出满意的微笑。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图纸卷起来，走到外间。只见母亲还呼呼地睡着，哥哥床上的被子已经叠得整整齐齐。她轻轻地拉开房门，走了出去。

天边刚刚露出一片鱼肚白，海滨，弥漫着银白色的薄雾。十几里长的海堤外，大海正在无声无息地退潮。远处，航标灯闪烁闪烁地眨着眼睛。码头边，一座座小山似的远洋巨轮的轮廓渐渐清晰起来。与这条海堤平行的是宽阔的海滨大道，这条

大道把整个工业区的厂房、高炉、烟囱连成一片。沿着这条大道矗立着一排雄伟的高压线铁塔。层层叠叠的高压线向各个方向伸展开去。偶而，传来出钢的钟声和轮船的鸣笛，使这静谧的气氛动荡起来。

凌芳喜欢这工业区的早晨，喜欢这粗犷的气笛，更喜欢这雄伟的高压线铁塔。戴红领巾的时候，她每天沿着这铁塔拉出的线路去学校；穿上工作服之后，她每天沿着这铁塔拉出的线路上工厂；成为共产党员，她对铁塔的感情更浓。正是这铁塔，架起万里线路，把电业工人的劳动成果，把光和热送到祖国的四面八方。通过这铁塔，她好象看到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蒸蒸日上。每当看到这铁塔，她总是那样激动，好象这铁塔在问自己：你今天有新的创造吗？我这钢筋铁骨准备输送更大的电流呢！今天，凌芳觉得可以自豪地向它宣布：我手中正握着一个新型发电机的蓝图，它在我国首创的双水内冷发电机的基础上更发展了，更提高了。它体积更小，出率更高。铁塔呵，不久的将来，将有更强大的电流通过你送向矿山、工地，送向炼钢炉、轧钢机，送向农村、边疆……

而尤其使凌芳激动的是，今天厂里要开“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她们三结合设计小组用大家盼望的新一号设计图纸向建国二十三周年献礼，这该是多么鼓舞人心啊！凌芳怎么能不激动呢！她把图纸搂得更紧，步子迈得更快了。

东海电机厂离海堤很近，几十座淡灰色的厂房象一块块巨岩突出在海边。房顶最高的那一座是凌芳日夜战斗的电机车间。远远望去，青松、梧桐和老槐树的枝叶簇拥着穹形房顶，遮住了两侧高大的玻璃窗。可凌芳却能透过这一切，想象到这

阿芳

个亲切熟悉的厂房里进行的每一项工作，发生的每一丝变化。

凌芳刚跨进电机车间，高大的厂房顶上传来清脆的喊声：“阿芳！”她熟悉这是小细的声音。这调皮鬼又爬到房顶上去了。她抬头寻去，只见车间尽头五层楼高的大行车上，新挂起了一条横幅：“深入批林整风，夺取革命生产新胜利！”在它上面是一条横跨车间的大标语：“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当年在摧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她和战友们一起挂上去的。六年了，虽然其他标语换了好几次，这一条他们舍不得换掉，它唤起人们多少珍贵的记忆呵！

这时，凌芳发现行车上有几个人影在晃动，一个穿浅色罩衫的姑娘跳着穿过行车的横梁，又从高高的铁扶梯上飞也似地溜下来，一会儿已经站在她面前了。

小细扎着羊角辫，随着她一蹦一跳的步子，两根小辫子就跟着跳动起来。别看她老是蹦蹦跳跳的，什么事情就数她想得周到，凌芳开玩笑叫她“细心眼”，后来竟叫出名了。因为她个子小，又机灵，大家索性叫她“小细”了。小细用手背抹了下汗涔涔的脸庞，脸颊上立即留下一道黑印子，给她增添了几分调皮的神情。

凌芳笑着亲切地把她拉到身边，掏出手绢，一边给她擦脸，一边逗着她说：“小细，你这个团小组长穿衣服不要花俏的，脸上倒打扮起来了。”

小细不好意思地伸了伸舌头，避开了手绢，侧着头问：“阿芳，看你兴冲冲的样子，新一号一定设计完成了？”

“嗯，好啦！……”凌芳正想把难以抑制的欢乐心情向人

倾诉，与人分享，话就冲出来了：“我们今天向大会表决心，这次说什么也要把新一号推上马，力争在年内啃下这块硬骨头！”

“太好了！大家都盼着新一号早一天上马呢！”

小细看着凌芳手中的图纸，不由从心底里敬佩凌芳。她记得自己进厂不久，车间里搭起了一个新一号三结合设计班子，凌芳就是三结合班子中的工人代表。她亲眼看到凌芳坚定地顶住了一部分人的冷嘲热讽，看到她多少个夜晚熬红了眼睛，看到她多少次与“吹冷风”“泼冷水”的人们交锋。最后，当三结合小组七撬八裂不欢而散的时候，凌芳好几顿饭没吃，眼圈都有点湿润了。小细看不过去，气愤地说：“这些人怎么这样难弄，非但不肯出力，还要和我们捣蛋！”凌芳咬着嘴唇，思索着说：“小细，你不晓得，这新一号是文化大革命前老陶师傅他们提出的大胆设想，被技术部门的走资派压在洋本本底下。现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掌权了，但斗争并没有结束，有人还想捣蛋。哼！我们就是要为工人阶级争这口气，非把它搞出来不可！”这些话深深地感动了小细。不久，凌芳被老师傅们推荐上厂里工人大学读书。大学毕业后，她重新提出了新一号的设计方案。这一次，党支部经过郑重研究，组织了新的三结合设计班子，推荐凌芳当组长。半年多来，她和老陶师傅等小组同志一起熬了多少个通宵，花了多少心血呵！前些天，老师傅们看到车间三季度生产任务马上就要提前超额完成了，纷纷议论年内最后三个月怎么办？是满足现状，还是继续前进？许多人提议：抓住有利时机，马不停蹄把新一号突上去！现在凌芳他们把新一号设计突击完成了，正符合大家的心愿，也鼓舞了

青年们的积极性！

凌芳推了她一下，说：“小细，想什么呀？”

小细这才发觉凌芳的手绢已经揩黑了，她愣了一下，突然记起什么，便说：“阿芳，新一号上马，我们青学哲小组又要打冲锋了，你可要给我们多争取点任务呀！”

凌芳是青年学哲学小组组长，她早有这个打算，便拉了一下小细说：“好啊，有我们干的！走，找我哥哥去，叫他把这新一号马上列入试制投产计划。在今天的大会上，他嗓门可以喊得更响了。”

小细正想说什么，这时迎面走来一个戴琇琅架眼镜的技术员，手里捧着一叠图纸。他看见凌芳，紧走了几步，兴冲冲地叫道：“组长同志！……”

凌芳板起面孔，忍住笑说：“吴家坤同志！你为啥老改不掉……”

吴家坤尴尬地笑了笑，马上改口说：“凌芳同志，昨天我们几个人都开了夜车，看！都完成了！”他把手中的图纸往凌芳面前捧了捧。

凌芳兴奋地说：“太好了！走，一起找我哥哥去！”边说边把图纸卷在一起。

小细刚才的话没讲完，这时抢着说：“阿芳，叫凌师傅写决心书时不要忘了我们青学哲小组噢，哪里是关键，哪里有困难，我们就到哪里干！”

凌芳搂着小细的肩膀，越说越兴奋：“嘿！有这股子劲，还好添一条：保证新一号在年内试制成功！”

说着，两个姑娘咯咯笑起来，吴家坤好象也被这股热情感

染了，他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架，赞同地点点头。他们说笑着向车间办公室走去。

车间办公室里也不平静。这是间极简陋的办公室，四张办公桌拼在一起，既可办公，又可当会议桌，两边放了几张椅子和几条长凳。两堵墙上，一边是一幅毛主席画像和一条毛主席语录：“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一边是一张大表格。与办公室一板之隔的是小会议室，工人们学习讨论，写张大字报或者排练什么文艺节目，都喜欢到这里来。今天，为了迎接誓师大会，青年学哲学小组的成员天没亮就来了，闹腾了一清早。年轻人的嘻笑声、吵闹声不断从隔壁传来，使得办公室里的两个人很不安宁。

凌竞生烦躁地皱了皱眉头，转过身去习惯地用手关节敲了敲板壁。这办法很灵验，隔壁马上静了下来。他转身又埋头写了起来。凌竞生瘦瘦高高，精干利索，一对眼睛大大的，很有精神，两片嘴唇厚厚的，显得很纯朴，嘴角微微翘起，给人一种耿直倔强的印象。这一向他很得意，电机车间提前超额完成了三季度生产计划。一个月前，车间支部书记梁东率领一个小组去伏虎山负责一个大型电站的安装试车工作，他作为车间革委会副主任，里里外外都得管，今天下午要开全厂誓师大会，他要代表车间作重点发言，这可要有点份量才行啊！

坐在他对面的是车间革委会委员潘耀宝，五十岁光景，身体和脸庞稍稍显得胖了些，眼睛暗淡而深邃，富有表情。他微微皱起眉头，额前和眼角就显出深深的皱纹。

这时，他站起来，指着摊在凌竞生面前的一堆报表说：“竞

生，我要给你泼点冷水了，我们有了点成绩不能忘乎所以呵！就说今天发言吧，不能只看成绩，看不到问题，也不能光表决心，不提措施。”他顿了顿，思考着，然后慢悠悠地说：“我看哪，最主要的是讲一讲前阶段的经验教训，这样，对自己车间是个总结，对兄弟车间也有点启发，你看呢？”

“是啊，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就是不知从何谈起。”凌竞生抬起头为难地瞅着潘耀宝。在他心目中，老潘工作能力强，理论水平高，自己讲不清楚的问题，老潘常常几句话就道破了。尤其是他们一起抓生产以来，他更佩服这个老干部的丰富经验。

“我问你，”潘耀宝点了支烟，胸有成竹地问道，“提前超额完成三季度任务，靠什么力量推动？”

“批林整风嘛！”

“批林整风是个大题目，它又是怎样推动生产的呢？”

凌竞生想了想说：“我们把批林整风落实到加强专业管理……”

“是呀！这就对头了，”潘耀宝说，“绝对不要就事论事，这样才能总结出经验教训。好的经验，要发扬光大；过去的教训，也要引以为戒。”

凌竞生经潘耀宝这一点，似乎豁然开朗了。他感到这几年的教训主要就是生产缺规，干部缺威。有一次，潘耀宝在闲扯中对他说：“过去是领导说一是一，说二是二，那象现在七人八主意，乱哄哄。”还给他大吹了一通抓规章制度、搞物质刺激的优越性，甚至说，适当丢点好处给工人是有必要的。凌竞生听了大受启发，在一次支委会上提了出来，可是，被梁东抵制了，

说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坚持政治挂帅，相信依靠群众。但凌竞生总感到难以解决实际问题。这一次，他趁梁东出差的机会，经厂革委会副主任老罗点头，便和老潘一道抓了一下健全规章制度的工作。现在，电机车间提前超额完成了三季度生产计划，他并没看到批林整风的强大动力，也没看到广大革命群众的积极性，却把功劳一古脑儿算在健全规章制度上面了。

凌竞生看了看对面墙上的那张大表格，这张表格几乎占了这堵墙壁的一半，上面用各种颜色密密麻麻地画着每一种型号电机的每一只零件的进度。他又摸了摸堆在自己桌边的一大叠旧规章制度的资料，“哗哗”翻了几张，这是他和老潘花了好几个晚上从旧纸堆里整理出来的，得分析分析，可用的该用啦！但他转念一想，下午是誓师大会，总该提些具体任务，便试探地问道：“老潘，你看这新一号试制怎么办？阿芳和群众的劲头可大哩！你听见了吗，他们提出要争取年内造出来。”

潘耀宝吸了口烟，迟疑了一下，说：“竞生，你了解情况，这个问题，我很难说话呵……”

凌竞生自认为确实了解老潘的苦衷。文化大革命前，老潘是厂部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即三新办公室主任，老陶师傅他们的新一号设计方案被扼杀与他很有关系。文化大革命中，梁东、阿芳还有他自己，对潘耀宝执行的修正主义技术路线进行了批判。几年之后，车间党支部决定搭一个新一号的三结合设计班子，这时老潘已经下车间劳动，考虑到他对技术干部的情况比较熟悉，想让他负责，开始他说什么也不肯，后来不知怎么总算答应了。但事情就是那么不顺利，今天这个闹意见，明天那个不干了，老潘也几次想攒纱帽，设计班子弄得七零八

落。老潘对他说：我早就说过不行。凌竞生想想也有道理，事实证明不行嘛。这件事就这样搁下了。今年，梁东又支持凌芳他们重新搭班子上马。对新一号问题老潘当然难表态罗。他谅解地朝老潘笑了笑。

潘耀宝苦笑了一下，说：“竞生，端部发热问题一直是电机制造的一个难关，老实说，过去上不去，还不是因为这一关过不了！现在，厂部正在充实技术科室，据说技术人员马上都要抽上去，吴家坤这些人一走，这新一号就更难啦……”

潘耀宝所说的端部发热，是指发电机的两端在运转过程中温度过高。潘耀宝的话，增加了凌竞生对试制新一号的顾虑。本来他对重搭班子由自己妹妹负责搞新一号设计就将信将疑，他也了解端部发热是个棘手的问题，人家搞了那么多年都不敢轻易上马，阿芳这样一个“七一届工大毕业生”能行吗？目前厂里正在充实技术科室，不如等厂部技术科正规了，让他们研究鉴定一下，更保险些。况且，当务之急是要把有些规章制度重新健全起来，新一号明年上马也不迟呀。想到这些，他便说：“好吧，新一号以后再说。”

正说着，办公室门被撞开了，凌芳、小细和吴家坤大步走了进来。凌芳兴冲冲地把手中的图纸摊开了来，热情地招呼道：“哥哥，噢，老潘也在，你们来看！新一号设计完成了，抓紧投产试制吧！”

凌芳盯着哥哥，她想哥哥看到新一号图纸，一定会乐得跳起来说：“嘿！好极了！”可是，她失望了。凌竞生皱起了眉头，不知在想什么。再看老潘，也默不作声。

凌竞生一只手按在图纸上，冷冷地说：“你们辛苦了。现在

设计完成，可以卸肩膀了，图纸放在这儿吧！”

“卸肩膀？”凌芳惊异地问，“新一号试制成功之前，我们能卸肩膀？！”

凌竞生跟妹妹开玩笑说：“好样的！那么新一号不投产，你就把这图纸没日没夜地扛在肩膀上？”

“为什么不投产？”凌芳和小细听了这话便紧张起来，异口同声地问道。

凌竞生也一本正经了：“形势在发展呵，批林整风深入了，斗批改也要跟上去。我们眼光要看得远一点，磨刀不误砍柴工嘛，把企业管理抓健全了，明年生产翻上去就更有把握了，那时候……”

凌芳一听要拖到明年，忍不住打断他的话说：“哥哥！群众都要求新一号尽快上马，电站工地等着我们早日发货，梁东临走还专门作过布置，你忘啦？”

“情况在不断变化嘛，我已经写信给他了。”凌竞生白了他妹妹一眼，直着嗓门说：“不能老是强调搞什么群众运动。我们不能跟在群众屁股后面团团转，不能再乱糟糟的了，尤其是我们这些抓生产，搞技术的，更要头脑冷静呵！”

“你，你怎么说出这种话！”凌芳想不到哥哥对新一号投产试制会这样冷淡，更想不到他竟讲出这种话来。

潘耀宝见凌家兄妹俩顶起嘴来，连忙插上来说：“凌芳同志，你们的精神是很可钦佩的，我们当年缺乏勇气设计，就是怕端部发热过不了关，这个问题可不想一想啊！”

凌芳立即顶住说：“端部发热是个关键，我们三结合设计小组把它列为专题攻了几次，已经采取了相应措施。”

潘耀宝歪着头问：“你们能保证不出问题？”

凌芳说：“我们相信，通过不断实践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潘耀宝哼了一下鼻子：“没有这么容易吧！”

一直站在旁边听着的吴家坤不觉一愣。本来，他对这个设计方案有点半信半疑，对参加这个三结合班子有点半推半就。不过设计完成了，他也很高兴，想不到立即就被人浇了盆冷水。他也有点疑惑了。

凌竞生见凌芳绷紧了脸，两只大眼睛闪着严峻的光芒，便冷冷地说：“阿芳，别激动嘛！现在厂部正在健全技术科室，这种新项目投产试制，要经新科室研究鉴定批准。这图纸放在这里吧，我以后送上去……”说着，他卷起图纸想扔到柜子上去。

凌芳急忙按住他的手，强抑住怒火，瞥了潘耀宝一眼，冲着凌竞生说：“过去走资派想扼杀我们的新一号，想不到现在你也来挡路！”

坐在一旁的潘耀宝不觉一怔，心上象被什么螫了一下。他侧过脸去，默默地抽着烟。

凌芳气得梗塞了喉咙，好不容易又憋出句话来：“凌——主——任！你离群众越来越远了！”

这下子可把凌竞生惹火了，他指着凌芳的鼻子大声训斥道：“你懂什么？只晓得投产就好，加工这台新一号线圈周期多少天，你晓得吗？材料在哪里，你晓得吗？现在是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你晓得吗？不能上就是不能上！”

凌竞生的气势倒使吴家坤怔住了。他还从来没有看到过凌竞生这么倒竖眉毛，瞪着眼睛训斥自己的妹妹。他见凌竞生

态度这么坚决，便习惯地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架，朝凌芳喃喃地说：“那，那就再说吧……”

凌芳猛地把图纸从凌竞生手里夺过来，狠狠地瞪了哥哥一眼，吼道：“新一号不上马，群众通不过！”说着头一扭，转身就走。小细追了出去，随手砰地一声把门带上，门板撞得晃了几下。

小细追上凌芳，焦急地问：“阿芳，凌竞生不支持，潘耀宝泼冷水，梁东又不在，这怎么办？”

是啊，怎么办？这几年来，为了新一号，凌芳经过的风浪不算少，但这一次太意外了。走资派扼杀新一号，老技术人员看不起新一号，她能理解；今天，在文化大革命中和自己一起造反出来的哥哥，居然对新一号也采取这样的态度，她想不通。但是这位思路敏捷的姑娘，从刚才的冲突中似乎闻到了什么味道，她突然发现哥哥跟自己的距离，跟群众的距离竟是那么大。兄妹两个，夺权以后都成了车间的忙人，一个管生产，一个搞技术，各有一堆事情要忙，思想也不大见面了。特别是这几个月，凌竞生要抓进度，凌芳要赶新一号，兄妹两个常常是一个睡了，一个还没回来；一个起床，一个已经走了，有时甚至星期天也碰不到一道吃饭。

“喂，梁东几时才回来呵！”凌芳轻轻地自语道。

文化大革命以来，遇到什么迷雾风浪，什么挫折压力，凌芳已经习惯于先听听梁东的意见，看看梁东的态度。有梁东的支持，她心里就踏实多了。她了解梁东对新一号是充满感情的。

是梁东，第一个杀出来打开技术科的柜子，把老陶师傅他